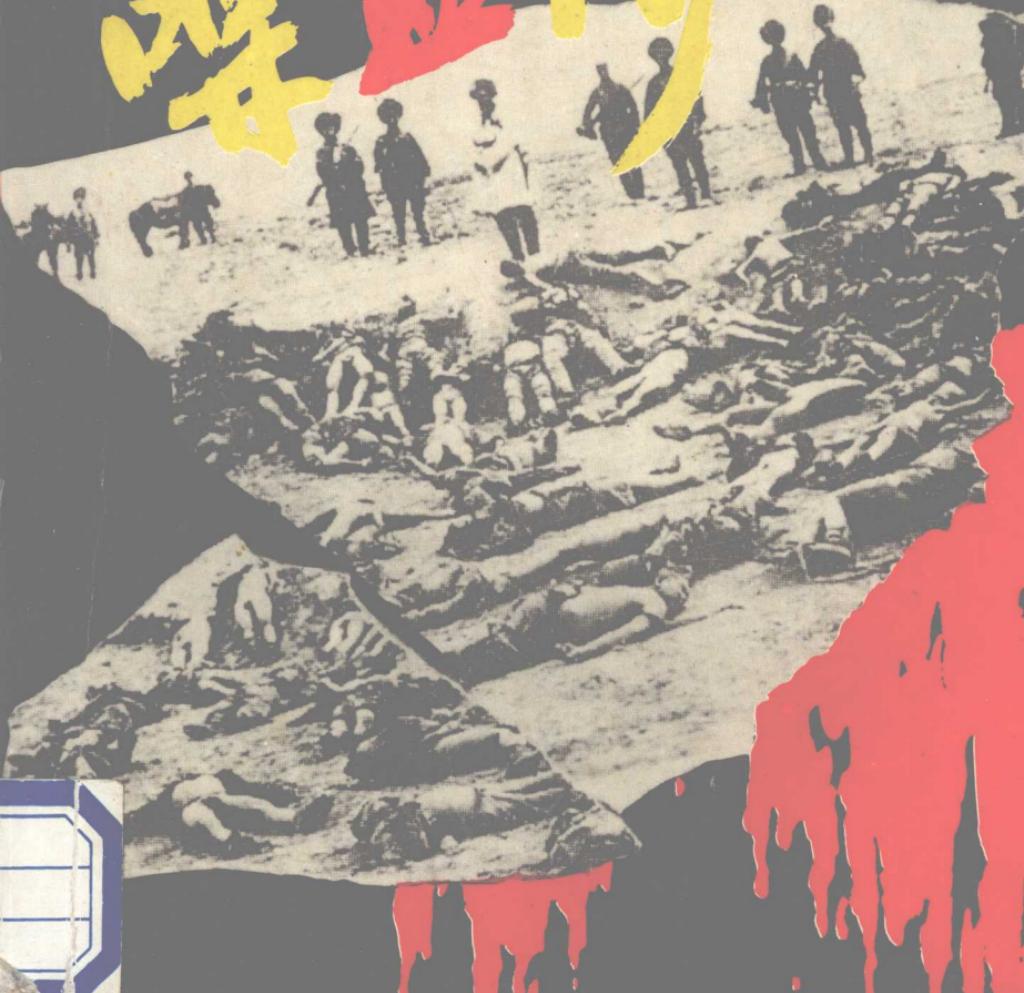


腥风血雨·天吼地啸·历史记录下这最悲壮的时刻!

# 西路军

# 喋血河西



(甘)新登字第01号

责任编辑：沈克勇

曹 刚

封面设计：姜健骅

## 西路军喋血河西

冯亚光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定西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35,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 7-226-01147-6/K·175 定价：6.15元

# 序言：拂去历史的尘埃

蓝天，白云，黄沙，绿洲。大漠，气势雄浑，朴厚苍茫；长河，源远流长，汹涌澎湃。飞机平稳地飞行在河西走廊上空，追寻着徐向前元帅当年的战斗足迹：虎豹口——梨园口；一条山——祁连山。机舱内，徐帅的骨灰盒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舷窗外，千里祁连白雪皑皑，向后延伸着延伸着，似乎在依依地挥手道别，肃立含悲。

此刻，是1990年11月6日。此前，李先念到病房探望徐帅。徐帅把酝酿很久的意愿，告诉了这位与自己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徐帅曾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河西走廊那浑莽、空漠、深沉的世界里，他对长眠在这里的战友、部属，和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和无限怀恋。

遵照徐帅的遗愿，其亲属将徐帅的部分骨灰伴着白黄两色鲜花撒向徐帅当年浴血奋战过的河西大地。徐帅的英灵像遥远的地平线将永远横在天际，和这里的人民同在，和祁连山同在。

一位西路军红军女战士肃立在徐帅家中会客室设的灵堂前，仰望徐帅的遗像，不由潸然泪下。她难忘祁连山下那殊死的搏斗，更难忘艰苦岁月里徐帅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她呼叫了一声“徐帅”，竟痛哭失声。

徐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总指挥。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政委陈昌浩如果能够留下自己的意愿，也会把骨灰

撒在河西走廊。他对河西也有比祁连起伏的祁连山峰还要深重得多的情谊，但是他连这点向往都不能。他在过去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去了，沿着曲折而寂寞的小路无声无息地去了。中共党史研究室收到一位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陈昌浩时说：“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胡耀邦就这个提法作了如下批示：“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陈昌浩地下有知，也会心潮如鼓，澎湃地撞击胸膛。

河西走廊，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荒野的苦寂，狂风暴雨的袭击，阅透了人间沧桑，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

河西走廊既然曾经被鲜血浸染，那么，遍地猩红的野罂粟、绛黄的野百合、苍蓝的勿忘我，就应该把无边的色彩织成世世代代的缅怀和沉思；河西走廊既然曾经凝固了红军老战士躁动的灵魂，就该将那低沉或亢奋、喑哑或粗犷的呐喊声汇聚成奔腾的祁连雪水，给无垠的沙漠留下一个绿色的梦……

屹立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上，能感觉到世界的沉重，道路的坎坷，以及人类自己不停地拼搏和奋进的坚实力量。祁连啊！你身躯的魁伟，是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血肉和灵魂雕琢而成的吗？浓缩了红军信念的崇山峻岭，才会显得如此雄劲有力，随时都能爆发出移山倒海的气势！

翻阅那些饮恨河西走廊的红军老战士用血泪写成的回忆录，与失散河西、青海等地的红军老战士促膝长谈，常常不禁怆然泪下，心中翻腾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绪。他们那娓娓的述说，沉重的叹息，把我引入一个悠远的广漠的世界，引入历史的深处。西路军悲壮惨烈的西征，是那样深重

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冲撞着我的心扉。

这支从南方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与敌殊死搏斗在大西北严寒的河西走廊，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欲急进则不可，欲速退亦难行，历时五个多月，惨遭失败，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最悲壮的篇章。

西路军问题一度同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捆在一起，这符合历史事实吗？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应当怎样评价它的历史作用？这些疑问犹如一曲粗犷、原始的悲歌，和着当年战火沉重的脉搏，从我的心中流过。我要将这如幽灵般在天空中闪烁的问号收入我的《西路军喋血河西》，我要努力拂去历史蒙上的尘埃，追思那永不泯灭的悲壮与屈辱。

历史终于褪去了雾的迷茫。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我以强烈的冲动和极大的振奋挥笔疾书，似乎感到那白纸上墨迹的体温和硝烟，看见无数老红军微笑着走来。他们身后，东方天际，现出了一抹粉红色的朝霞，喷薄出万道霞光。金灿灿的光环，红红的云，如情似火燃着整个大地。

今天，红军虽已不再是河西走廊这块土地的唯一注脚，但我将永记那风骨擎天，意志穿岩的西路军悲壮西征的故事。

# 目 录

<b>第一章 西渡黄河</b> .....	( 1 )
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	( 1 )
“你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 .....	( 8 )
“渡河刻不容缓” .....	( 12 )
亲身经历者谈渡河准备.....	( 16 )
夜渡虎豹口.....	( 22 )
五军抵西岸三角城.....	( 27 )
<b>第二章 “二马”堵截</b> .....	( 32 )
冷？裹着狐皮大氅的马步青.....	( 32 )
《剿匪概述》记载西路军即将渡河.....	( 39 )
“死了时托一个梦来” .....	( 41 )
“青海的青蛙” .....	( 47 )
凉州“马”的喘息之计.....	( 55 )
“悍马”变成死驴.....	( 60 )
<b>第三章 兵殇古浪</b> .....	( 65 )
党中央和军委授予“西路军”称号.....	( 65 )
西路军与“二马”兵力对比 1 : 6 .....	( 70 )
“四方面军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 .....	( 72 )
“战将” .....	( 79 )
当地群众谈红军由干柴洼到古浪.....	( 84 )
古浪的生死搏斗.....	( 89 )

<b>第四章 军过武威</b>	(94)
“宁死一万人 不失一寸土”	(94)
起火？有人和红军联络	(98)
武威城下之盟	(103)
兵分五路，竭力进剿	(106)
<b>第五章 永昌建政</b>	(111)
苏维埃	(111)
青年队 儿童团	(121)
皮活、毡鞋，磨面	(132)
<b>第六章 麟战永凉</b>	(141)
这里能建立根据地吗？	(141)
战幕向西伸展	(147)
她用殷红的血播种	(153)
《剿匪概述》记载分割包围红军情况	(158)
山丹的苏维埃政权	(158)
长城脚下抛忠骨	(164)
<b>第七章 喋血临高</b>	(169)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	(169)
“二马”与西安事变	(174)
临高一带的苏维埃政权	(179)
严峻的历史从高台城头走过	(190)
为时已晚的杯水车薪	(195)
临泽飞过一串流火	(197)
红军女战士的叙述	(203)
<b>第八章 东进？西进？</b>	(206)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	(206)

马家军的攻击	(212)
东进？西进？艰难游弋的困窘之师	(216)
不添油的灯	(223)
<b>第九章 兵败祁连</b>	(229)
南流沟突围	(229)
梨园口阻击	(233)
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弯向一片松树林中	(238)
失败	(242)
“石窝”会议	(245)
妇女团红军老战士的回忆	(250)
<b>第十章 奔向延安</b>	(256)
“好呀，好呀，你们能把信送到，不容易呀！”	(256)
湖北老乡	(263)
“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267)
<b>第十一章 左翼支队</b>	(272)
和党中央联系上了	(272)
错打安西	(278)
奔向星星峡	(283)
盛世才郭接应西进红军片断	(298)
挺进新疆，挺进延安，挺进抗日战场	(301)
<b>第十二章 右翼支队</b>	(303)
“天下事难不倒红军”	(303)
孙玉清被俘与被害	(308)
太阳有落就有升	(312)
<b>第十三章 赢之”二马”</b>	(319)
连日欢庆热闹一番	(319)

蒋介石“慰问”	(320)
“每村均有阵亡之人 每家均有负伤之兵”	(322)
同槽相争	(324)
<b>第十四章 历史回声</b>	(333)
<b>结束语</b>	(346)

# 第一章 西渡黄河

## 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

甘肃省会宁县。山岗起伏，大野悄悄，絮絮秋风中弥漫着凄楚苍凉。这里的山被千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赭色岩石或黄土的山脊，巍峨耸峙，傲骨擎天。由于水土流失，河流切割，到处是土梁和沟壑。树是偶尔能瞥进眼的几株，草是灰蓬蓬的数丛。流水带走了沃土，只把贫穷和饥饿留下。豪强劣神压榨盘剥，更胜于凄风苦雨，刮走了一层层的民脂民膏。现在虽是秋天，但收获季节的风也似乎吹不散笼罩在四野的阴霾，长空象裹着一层厚重的殓布。然而，终有回天巨手要将浑沌的乾坤扭转。十月的金风里，飘来无数红色的军队，犹如午夜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黑暗，搅动了山乡的凄风。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

会宁城“西津门”涌进一队队红军。“西津门”这座清代建筑，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飞起道道光华，十分耀目显眼。“西津门”因此在全国解放后改称“会师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放异彩，闻名中外。

此刻，“西津门”下，一位剑眉飞扬，双目炯炯的军人

正骑马通过。他身穿一套灰色土布半旧军装，腰间束着一条半旧牛皮腰带，腿上裹着“人”字花的灰布绑腿，帽子上和所有红军一样也缀着一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他三十出头，可是一脸肃穆，一派老诚，连过长的胡茬也秋草一般灰蒙，仿佛落了土，带了霜。也许征程上的风雨，洗去了他青春的鲜亮，敷上了一层壮年的苍老。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毅然投身革命。他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坚持过东江游击战争；在粉碎“罗李会剿”中以少胜多，五战皆捷；他驰骋大别山，四次反“围剿”，创建红四方面军；西行转战三千里，开辟川陕根据地；长征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迭摧强敌。徐向前投身革命之际，中国将要经历一次鲜血的洗礼。坐在南京总统府会议厅长桌上首的蒋介石举起右手比划着，然后象刀一样从上砍下，他要把孙中山先生充分信赖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正是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的1927年初，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古老的会宁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花鞭鼓号与激越的歌声交响回荡，镰刀斧头和灿灿的红五星辉映闪光。会宁城几乎容纳不了这从天而降的喜庆，那头欢呼声，口号声刚停，这头又炸响爆竹。战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头的背包，含着热泪互相拥抱，互致问候。

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也格外激动。1935年6月，

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但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九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的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合了。

到了驻地，徐向前总指挥便马上展开作战地图，研究地形和敌我情况。徐向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军事家，他的“军事劳动”特别细致艰苦。无休止地戎马生活是紧张、疲累的，可是徐向前求知砥砺，夜以继日地钻在作战方案、敌我情况、军事论著之中。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研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总指挥也有自己的休息方法，宿营闲暇时，爱哼哼京戏，还拉拉京胡、吹吹箫，悠扬悦耳，自有一番乐趣。此刻，三军会师带来的喜乐还激动着他，总指挥心里高兴，又拉起京胡唱开了《甘露寺》中的一段：

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  
青龙偃月神鬼皆愁，  
白马坡前诛文丑，  
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  
他三弟翼德威风有，  
丈八蛇矛惯取咽喉……

徐总指挥唱得忽而欢畅沸扬，忽而细如燕语。这段西皮原板转流水的唱段，经徐总指挥一唱，愈显高亢明快。

这时，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走了进来，看见总指挥唱到得意处，也分享着快乐。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

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二七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〇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陈昌浩和张国焘1931年4月从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初时任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直到徐总指挥唱完，陈政委才说：“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顾不上休息便派人叫我们去，研究一下行动计划。”

朱、张“两总”的紧急到来，自然是带着重大使命的。

红军在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党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于1936年6月26日对于西征的电报中说：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张掖）、凉（武威）、

肃(酒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

红军接通苏联的意图，蒋介石早有猜测。1934年秋，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为了摸清红军北上意图，彻底“剿灭”共产党，蒋在广东召开了一个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会上胡宗南作了重点发言，他说：“共产党之所以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而到处流窜，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它只有转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进出甘、青、新一带，打通国际交通线，伺机反扑。”在座各级将领无不为之惊服，蒋亦认为胡之分析有理。他为能有这样有见解、有头脑、且忠实于自己的下属而感到自慰，遂宣布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蒋介石忧心如焚，焦灼万状，加之对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抗日反蒋，他慌忙处理完两广事件便回戈西北，全力“剿共”。蒋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渡过黄河，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张学良于10月上旬，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

赶抵会宁，就是要和徐、陈共同研究，拿出意见供中央参考。

会宁城内的一座普通居民院落。屋内迭起一份份电报和作战方案的土炕小桌边，坐着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你们来了，快坐下！”朱总司令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走进屋的徐、陈说。张国焘也挺起身来，抑郁的眼睛闪出了些许亮光。此时，张国焘还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心情显得沉重。

徐、陈走到铺着地图的桌前坐下。这是一幅军用地图，上边记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斑点、黑色的曲线、红色的箭头。徐向前冷峻地扫了一圈地图，抽出别在腰带上的旱烟锅，从吊在烟锅杆上的黑色烟袋里拈出烟叶，慢慢地摁进烟锅里，叭嗒叭嗒地抽起来。

朱总司令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在屋里来回走着，自身掀起的风使他那灰军衣的下襟来回摆动着。朱总司令和大家共同分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四人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参考各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11月10号前各部队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

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未予追究，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红军北进宁夏或西进河西打通新疆，自然会召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开会研究战略决策的当天，会宁城已经听到隆隆炮声。蒋介石的围剿正在展开，刺刀与炮火结成的网，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拉了过来。

## “你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

向暮时分。夕阳跌落在荒山秃岭上，碰伤了，刺破了，金浆从山坡上流下来，整个山谷被染得金碧辉煌。两骑马飞驰着，马匹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因为骑得飞快，前面的一匹白马，恰似划过一道透亮的闪电。会宁城渐渐地清晰起来，马慢了下来，两肋汗淋淋的，象水洗过一样，马头扬起，鼻中喷着雪片似的白沫。骑在前面的一个二十六七岁，他那张淳厚的方脸盘轮廓十分鲜明，锐利的线条，凝结着直指云天的山峰般的坚毅。他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跟在后面的是他的警卫员，年龄只有十六七岁。